

主恩更多

馬蓮萍

感

謝主恩典的揀選，我於一九五四年帶著三個孩子受洗歸入祂的名下，做了基督徒。不久，我母親也信了主，我們各屬一間教會。那時在香港新界鄉下聚居很多從大陸逃出來的同胞，有很多教會在那裡建教堂傳福音。神的道十分興旺，每間教會得人如得魚一樣；隨時都聽到教堂傳出的鐘聲，唱聖詩讚美神的歌聲。每天早禱晚禱、各種團契聚會，教會就敲鐘呼召信徒或慕道者，人們紛紛趕赴教堂參加崇拜或團契，心裡滿有喜樂。

母親和我雖然不屬同一間教會，但我們是同信一位真神。同有一個指望，呼同一位真神為阿爸父。以前，母親在自己的家鄉時，原已皈依了佛教，但自從聽了基督的道理，知道主耶穌才是真正的救主後，便決心學習神的道，仰望主耶穌十字架的救恩。自從受洗歸入基督後，她愛主的心天天增加。母親只認識很少的字，不會讀聖經，但教會的各種團契聚會她都參加。每當教會的預備鐘響了，她早已換好衣服，在她的心裡有一份

各種聚會的時間表，於是鎖了門，帶著滿心喜樂走去教堂。每次聚會，母親可能是最早到的一位了。

一九六〇年我到香港工作，帶著孩子們搬到城裡居住，母親仍然住在鄉下。她那年七十歲。感謝神的保守看顧，她什麼病都沒有，連傷風咳嗽都少，也沒有腰酸背痛。我每逢星期天在城裡做完禮拜，就帶著孩子們去鄉下看她。有時帶些糖果餅乾，或帶一隻雞給她，她總是忙了半天把雞燒好，讓孩子們吃讓我吃，她自己卻吃很少，要換季的時候，我說要給她做衣服，她總說不需要，有時我們母女會為此爭執起來，我請母親讓做女兒的為她盡一點心。母親自奉甚儉，每餐都是青菜豆腐。她一生從未吃過什麼鮑參肚翅，她守著神的教導，有衣有食就當知足。在我來說，是我的不孝，我是單身母親，顧到小的就顧不到老的，我對母親真是虧欠，現在想補償為時已晚。

這年母親七十歲，她的心裡很憂愁。原來早年她在家鄉算過命，算命的說她是南瓜

命老來紅。母親想人生七十古來稀，七十歲算是高壽了，她想自己就快死了，心裡十分難過。一天，母親忽然對我說，上帝曾對她講話，叫她不要怕，生命冊上有她的名字，神要加她十年壽命，她可活到八十歲。母親心裡的一塊石頭放下了，心裡充滿喜樂。她信靠的神賜人的生命，也掌管人的壽數。當時我卻沒有問她詳細的情形，只為她感謝神的恩典、讚美神的聖名。

一九六三年底，我忽然病了，非常痛苦，十分嚴重，幾乎要死。雖然看了醫生，卻不知道是什麼病。我不能返工，兩個女兒的飲食我也不理了，我希望在台灣讀大學的大女兒回來代我的工作，我的朋友認為若叫大女兒休學回來，恐將來難復學。她介紹一位醫生給我，但也查不出我生的是什麼病。我想，這樣下去也不是辦法，我雖然學目無親，但我有神阿，神是我的磐石，是我的依靠，是我在患難中隨時的幫助。我求神賜我力量給我支持。我休息了兩星期，真是渡日如年，痛苦萬分。但我還是決定去返工。我每天早晨出門，一面走一面祈禱，唱聖詩，背金句，求神與我同在。去到學校（我是一位教師）每天七節課，差不多有六節要站著講課、演算。空堂那一節課，還要應付各方面來的事務，若還剩下一點時間，就要目視十行，手不停揮批改那堆積如山的學生作業。好不容易挨到放學，提著大袋要批改的作業回家。回家後躺在床上，疾病的痛苦煎熬並沒有舒緩，我把自已交給神。求神施恩，於

是爬起身工作。雖然不知道我患的是什麼病，但也服一點藥，有時去醫院看病，一個人去搭車、排隊、輪籌、等候，看完醫生回家，天已黑了。就是這樣，一天天、一月月、一年年……中國有一句話說：「病來如山倒，病去如針挑。」我的病慢慢地、一絲絲地、好一點、好一點、雖然進步緩慢，但在進步，感謝神領我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祂與我同在。

在我生病之初，一位姊妹見我病得那樣，孩子又小，建議我接母親出來和我們一起住，好有一些照料。殊不知母親不願出城住，她認為住在一間小屋裡，去教會又不方便，我說我們每週也去做禮拜，她可以到我們教會崇拜。她認為現在住的地方離教堂近，隨時聚會、一聽到鐘聲她就去了，十分方便，她知我病得不輕，她也很難過，她會每天為我祈禱，但堅決不出來住。母親愛神，喜歡多親近祂，學習神的道，她像馬利亞一樣，已選擇了那上好的福分是不能奪去的（路十38-42）。在香港母親是我惟一的親人，她是她的獨生女。我們母女原是相依為命的，她那時不顧我，只因她太愛神。我尊重她愛神的心，不再勉強她。

一九七〇年，母親八十歲，這年神要接她去天家。母親不像她七十歲那年的擔憂，而是歡歡喜喜地等待那一天的到來。我真是病懵懂了，竟把這件大事給忘了。一日母親說，神又對她說話，神說她做人很好，要再加她三年壽命。我們都感謝神豐富的恩典。

我這時仍未想到為母親的事做任何準備。只是她住的房子年久失修，我找了工人預備為她重建。但她不願意，她說自己就快離開世界到天父那裡去了，何必再建房子，她叫我不要再提。母親如常到教會敬拜神，神與她同在，她八十歲的人了，沒有人照顧，一個人生活。真是感謝神的恩待，她身體健康，沒有病痛，心裡有盼望，充滿喜樂。

一九七三年，一天，我接到母親教會姊妹的電話，說母親跌倒，進了醫院。我急忙趕赴醫院，見母親已昏迷，醫生說他們會盡力。我跪下向神祈禱，求神施大愛救治母親。原來她是從一個小凳子上跌下來，有教會的姊妹經過看見，並送她進醫院。以後母親就沒有醒過來，她信靠的神已接到天上樂園去了。她果然在神應許她的八十三歲時接她去天家了。直到這時，我才想起母親身後的各種問題。第一是墳地，在香港有錢都買不到，因此人多是用火葬。母親生前，我沒有和她商量過。只有一次聽她談到別人火葬，她說人死了還要給火燒太不好。這時我才想起她不贊成火葬。香港有基督教永遠墳場，凡加入該墳場教會的教友，可以申請埋葬。我一打聽，原來母親的教會未加入該會，母親不可以葬在該墳場。我的教會雖然是該會成員，但母親又不是我教會的教友。到此時我是徬徨無計，我呼天搶地的大哭起來！愛我母親的神阿，請求你幫助我母親，也幫助我，想我母親愛神愛人，這麼多年來，竭力追求神的道，對世上事物一無所求，她只

仰望那天上的永福。蒙神兩次加她壽數。她死後只想要一塊地埋葬肉身，求神施恩成全。事情看來是絕望的，我不知道該怎麼做，也無人可商量，但我沒有失望，我知道神有豐富的恩典，我把這件事交給神。墳地未解決，我什麼事也不能做，只是不住的祈禱，等著神的恩典。

第二天起來，我又懇切地向神祈求。我祈禱後，接到一位朋友打來的電話，問我有什麼幫忙的地方，我把母親墳地有問題的事告訴她，她說讓她為我問問看。晚上，我接到她的電話，她叫我去某地見某人，我聽到這個消息、開心，興奮得渾身都在發抖，流著感恩的眼淚。神的恩典是何其長闊高深，神的慈愛是何等奇妙。我即刻去見那位先生，他交給我一封信。我第二天就去墳場，選了地，交了錢，辦好手續，拿了收條，一切都成定局了，我患失患得的心才放下來。

我跟著到殯儀館接頭，一位職員陪我去差館，又去醫院領母親的屍體送到殯儀館。接著就是選棺木，他帶著我一層層樓看，棺木有西式的，中式的，上海的，廣東的。我一個人，無人商量，最後選了一副我認為是最佳的棺木，接著就歡歡喜喜地辦起喪事來。是的，我那時是歡歡喜喜地辦理我在世界上惟一的親人，我親愛的媽媽的喪事。因為神答應了我的祈求，我心裡充滿了感激，滿有從神而來的喜樂，而我母親是蒙神接到天家享永福，故我雖然是在辦喪事，但我好像在辦喜事一樣。寫到這裡，我卻忍不住流淚

哭起來。一方面我感謝神的大恩大愛，賜給我母親一塊十分難得的墓地。一方面是我對母親未盡到做兒女的責任，色養盡歡，讓她生活得稍微好一點。對母親劬勞未報，我的罪行，百身莫贖。想到母親這時是在神家裡

，我心裡又不禁欣慰莫名。

我的病雖然沒有痊癒，但靠著神恩典的看顧，慢慢在進步。神聽我的祈禱，保守帶領我走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為有神與我同在。祂保守我在病中仍然工作，沒

有停止。並撫養大幾個孩子，神是愛，是我的依靠。我們要稱謝耶和華，因祂本為善，祂的慈愛永遠長存，阿們。

憶 往 (十)

／沈琪

飯店裡有季嫂和其他員工分擔，我也可以安心到學校幫助新移民學生以雙語教育。在市場買菜時碰見一些老主顧，她們都埋怨我們飯店的菜走了樣：麻婆豆腐太鹹又辣，其他有些菜又太油。我得多關注飯店的事務，可真是力不到不為財嗎？我並非貪財，是有責任感。無論做什麼事都要盡力去做好！煮菜也要道地，不能草率。看到幫廚偷工圖快，沒有照我方法烹飪；我真想把飯店出售。可是雙語教學經費減縮，一學期後，我又只好回到店裡主持店務。生意仍不如前，因北方菜館如春筍林立，可是我遙想到將來也許上海家人移民來美，為解決他們生活問題，我也只好守著這店。同時因買房子後對地產有些興趣，就去考了地產執照，也許可以

另謀發展。拿到執照後也替人做了些買賣。那時地產正在醞釀漲期，很多移民，努力工作，積蓄了頭款押金，買到房子後每人都得厚利。我們的房子住了幾年後也增值，我們也祈望能找到一間比較理想的房子，同時也得顧慮到家人到美後居住的問題。因此我們除努力尋找，更將此願放在禱告中。

一九七四年，中美建交不久，在移民局碰見一位熱心的華僑太太，她告訴我現在很多華僑都申請到家人由中國來美，我也可以這樣做。因此我即去信四、五哥們，請他們在國內辦關係證明，他們回信都說辦不到兄妹證明，我想有些難題也愛莫能助。我也可以說是神的旨意吧！可是有基督的愛在我們心裡就會發出憐憫心；我常常想到他們的困

境，尤其想到在勞改營二十多年的四哥，每想到囚犯的生活就會想到他。我的良心受到聖靈的指責，好像我還未盡到本份；我應盡力去申請拯救他出獄才得安心。當時就把以前在家裡合拍的舊生活相片和申請表一齊呈上。兩個月後，移民局來信沒有批准，當然是證件不足，他們需要兩位證人，認識我父母，看到我們出生。當時四、五哥都是六十多歲的人，那兩位證人豈不是要八、九十歲才行。想到還有兩位長者在香港，四表姑和三伯母。表姑回信說她兒子不喜歡她做事；三伯母怕見洋人，兩人都不願作證，唯有在主席前求。和四、五哥通信我都直率的說，我已盡人力，一切只好等待上帝的安排。

七五年有位朋友吳先生從香港來，在我們家留宿，他是基督世家，很虔誠。言談下得悉他在聖約翰大學畢業，文憑遺失，他已決定來美定居想考會計師執照。那時我在威基基路德教會守禮拜，禮拜堂設在老人院的二樓，每次聚會都看見一對會說中國話的美國夫婦，他們喜歡和我們一齊崇拜，那位老先生還會說一口流利的上海話。相談後，知